

# 親密「劃/跨」界：男男按摩、身體工作與同志性消費中的照顧倫理

## 摘要

本文探討男男按摩的身體工作，剖析性工作中身體與情感的複雜互動，說明親密關係如何成為男同志性消費文化中炙手可熱的商品，解釋男男按摩不只是情慾銷售，也是感同身受的照顧工作。透過深度訪談 34 位男同志按摩師的勞動經驗，筆者從女性主義身體工作分析觀點出發，結合身體研究對感知身體的理解，分析男師服務流程中身體情感的邊界治理與親密連結。研究發現分為以下兩個面向：(1) 男師的身體工作與親密劃界，以及 (2) 按摩過程中的親密跨界與照顧倫理。前者說明男師如何透過專業的手法，體現「男朋友經驗」，讓客人擁有談戀愛的感覺，進而解釋男師專業的身體技藝。後者闡述男男按摩如何讓老、殘、病、醜的身體，跨越常規男同志情慾對身體的期待與親密關係的預設，(短暫) 享有親密實作的資格，同時，也強調男男按摩於專業操演外的道德意涵，以對抗主流社會加諸於男男性工作的沉重污名。相較於現有文獻分別從親密關係或身體工作分析男性性工作，本文說明為何研究男男按摩兩者缺一不可。藉由男男按摩中的親密劃界與跨界，本文補充過往研究傾向只以身體情感邊界治理說明男性性工作者勞動經驗的不足。最後，本研究指出性工作對於邊緣族群親密實作的具體意涵，以提供國家制定性產業政策之參考。

**關鍵詞：**男男情慾按摩、身體工作、感知的身體、親密關係、邊緣的身體

## 一、 前言

性工作研究並非新議題，至今也已累積豐碩的成果；然而，我們對於女性工作者的理解，遠多過於男性工作者，尤其男同志性工作經常在學者的分析視野中缺席 (Laing et al., 2015; Weitzer, 2009)。早期 (街頭) 男性性工作研究，常將從業者視為「偏差行為」的體現、疾病的傳染源，如何有效進行社會控管，則是 (公衛) 學者主要關注的議題 (Morrison and Whitehead, 2007)。在女性主義思潮影響下，近期學者反對病理化理解男性性工作，研究對象更擴及脫衣舞者、情色片男星、伴遊與男公關，以及跨國性觀光 (Collins, 2012; DeMarco, 2007; Escoffier, 2003; Minichiello and Scott, 2014)。為了挑戰過去病理化的詮釋，現今研究取徑有兩點主要發展與轉向：其一，透過從業者的身體工作，說明服務流程所涉及的「身體情感劃界機制」 (body/emotion management, Gimlin, 2007:360)，體現「性」作為「工作」的勞動過程，揭示因汙名而被忽略的專業操演；其二，透過親密關係作為分析範疇，挑戰性交易中情感與金錢的互斥對立（「真心無價，用錢買來不是真感情」），反對性工作只是服膺經濟理性的交換邏輯（「性交易過程只是性與金錢的交換」）。值得注意的是，身體工作與親密關係雖提供男性性工作研究重要的分析視角，至今仍少有學者同時探討兩者如何型塑工作者的勞動面向，以及性交易中所伴隨的金錢與情感交錯互動 (Walby, 2012)。

奠基於此，本文將跳脫病理化觀點詮釋男性性工作，聚焦於男男情慾按摩的服務流程，說明「身體工作」與「親密關係」如何共構男師的勞動內涵，並主張男性性工作研究必須看見性交易中身體與情感的相互感應。理論層次上，筆者採用「女性主義身體工作」觀點 (feminist bodywork paradigm, Boris and Parrenas, 2010; Wolkowitz et al., 2013) 佐以身體研究對「感知身體」 (affective embodiment, Blackman, 2008) 的探討，試圖回答：男男情慾按摩如何透過專業身體工作，提供並滿足客人身體與情感上的需求？其次，親密關係在按摩流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又如何被「體現」(embodied) 與被感受? 從中, 我們可以辨識出哪些社會範疇與權力關係的運作? 在經驗層次上, 本文將聚焦於男師的從業經驗, 說明服務流程中涉及的「身體工作」與「照顧倫理」: 前者將勾勒出男師專業的身體技藝, 闡述男同志情慾按摩作為親密關係商品化的過程; 後者解釋男師與客人因身體「感觸」(touching) 所衍生出的親密連結, 讓男男按摩不只是情慾銷售, 也是具體的照顧實作。透過分析男師的勞動經驗, 本文將身體工作與親密關係帶回男性性工作研究的分析視野, 並從男男按摩中所涉及的身體情感互動, 體現男同志性消費文化中的親密「劃界」與「跨界」。

過往(情慾)按摩研究大多聚焦於異性戀場域, 強調從業者在服務流程中的「情感整治」(Hochschild, 1983) 與身體邊界協商, 除了勾勒出按摩所需的專業身體技藝, 也說明服務流程中因身體接觸所衍生出的汗名(與脫困機制), 以及背後所承載的社會意涵與性別化期待(何春蕤, 2001; 呂思嫻、邱大昕, 2011; Hancock et al., 2015; Oerton and Phoenix, 2001)。有別於先前(異性戀)研究強調情感身體的邊界治理, 本文將從男同志情慾場域出發, 分析男師與客人如何因身體「感觸」所衍生出的親密連結(‘empathetic and transformative capacity’ of affective touching, Paterson 2007:162), 透過(男師的)手與(客人)身體的對話, 讓男男按摩成為「感同身受」的照顧工作, 並讓老、殘、病、醜的身體, 擁有被剝奪的性存有空間。因此, 本文除了將按摩研究延伸至尚未被充分討論的男同志性消費場域, 也將具體勾勒出男男按摩身體工作的特殊性, 以及同志性消費中的照顧倫理及其社會意涵。

本文採取質性研究視角, 深度訪談 34 位(自我認同為男同志)男師的從業經驗, 試圖對現有性工作研究做出三點貢獻。首先, 近期學者指出親密關係成為性消費中炙手可熱的商品(Bernstein, 2007; Walby, 2012), 本研究進一步說明: 男師如何透過專業的按摩手法, 寵愛客人的身體, 營造出與客人「互有好感」的親密氛圍, 體現「男朋友經驗」, 讓客人擁有「談戀愛的感覺」, 進而突顯男男按

摩專業的身體技藝。其次，男男按摩特殊之處在於男師與客人因親密感觸所衍生出的「身體感知」(embodied knowing) 與同理情愫，進而提供邊緣身體短暫擁有親密實作的空間，情感與生命上的出口。又，透過感知的身體，筆者將說明：身體如何成為巨觀和微觀間的建構媒介，揭示身體所承載的權力關係與社會力道，如何編排男同志所熟悉的情慾視野，並決定誰沒/有資格擁有親密連結的權利。最後，本文將說明男師如何挪用「做功德」與「肉身菩薩」等在地通俗佛教語彙，(再) 詮釋自身的身體工作與照顧倫理，一方面將消費者(及其邊緣的身體) 視為「苦難大眾」，另一方面則透過照顧客人「辛苦」的身體，將男同志性工作轉譯為「積善」行徑，賦予男男按摩專業操演之外的「道德意涵」，並與性工作的汙名作出協商。

本文書寫結構如下：首先，筆者提出本研究的分析脈絡，說明為何研究男性性工作，身體工作與親密關係兩者缺一不可。介紹完研究場域與資料收集過程，田野分析將聚焦於男男按摩兩個主要勞動面向：男師的身體工作與親密劃界，以及男男按摩中的親密跨界與照顧倫理。最後本文將從台灣在地文化脈絡，解釋男師因工作所遭受到的汙名指控與因應策略，並對現有相關政策提出反思與建議。

## 二、 文獻探討：身體工作、親密關係與男性性工作

性工作者專業的身體工作，是女性主義性工作研究的主要關懷之一。女性主義身體工作觀點反對只因勞動過程中涉及性，就將性工作簡化為對女性的剝削或壓迫，而是強調在分析上，看見因汙名而被忽略的專業操演，肯認性工作提供從業女性可能的培力途徑(何春蕤，2001；陳美華，2006；Boris and Parrenas, 2010；Wolkowitz et al., 2013)。深受 Debra Gimlin (2008) 對身體工作定義的啟發，筆者提出下列四點分析面向，企圖捕捉性工作者勞動的身體：(1) 首先，性工作者如何透過「美學勞動」(‘atheistic labor’ 陳美華，2006；Warhurst and Nickson, 2009)

「打造自己的身體」(work-on-body) 成為可慾的商品，除了擁有能被「看見」的專業，也回應市場機制與客人的性品味，背後透露出社會性別化的情慾期待；(2) 其次，性工作者需藉由「親密勞動」(intimate labor, Boris and Parrenas, 2010)，「寵愛客人的身體」(work-with-body)，讓客人備感呵護與照顧，進而「體現」(embodied) 性消費文化中親密關係商品化的過程 (Brents et al., 2010)；(3) 再者，性工作者如何挪用「身體情感劃界機制」(body/emotion management, 何春蕤, 2001；陳美華, 2006；Sander, 2005)，符合客人的期待與重新定義被忽略的專業，並與工作所帶來的汙名作出協商，保有從業者身體與情慾的自主空間；(4) 最後，性工作者與客人如何因交易過程中的親密互動，衍生出「身體情感親密連結」(body/emotion transmission, Bernstein, 2007; Brents et al., 2010; Frank, 2002)，讓性工作不只銷售性，或是矯情的情慾展演，而是多元親密意涵的具體實踐 (如，愉悅、友誼、陪伴與相互理解)。上述四點面向在分析上常扮演著互補共用的角色，學者則透過多重分析視角，捕捉女性性工作者勞動過程中所鑲嵌的權力軌跡，以及工作時經歷的差異化制度性壓迫與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展現。下文將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說明。

探討性工作者的身體工作，讓我們能理解從業者的勞動內涵以及跟客人的互動關係，如何因不同的社會脈絡與管理模式而改變，進而形塑工作倫理，複雜化我們對性交易中親密關係商品化的理解。舉例來說，中產階級自雇型女性性工作者不但強調「私領域化」性工作，將個人情慾經驗挪為工作時的素材，也常透過與客人「身體情感親密連結」，營造所謂「有界真實」(bounded authenticity, Bernstein, 2007) 的「女友經驗」；然而身處社會弱勢的(街頭)從業者，則透過「身體情感劃界機制」，「去肉身化」(disembodied) 與工作中的性保持距離，將其視為(不帶情感)的工作，而非個人的情慾享受，以便管理性工作所帶來的汙名 (Oerton and Phoenix, 2001: 403)。又，以美學勞動為例，中產階級自雇型女性性工作者和高級脫衣舞俱樂部的舞者雖然同樣服務金字塔頂端的消費者，相較於高級

脫衣舞俱樂部嚴格統一要求舞者外貌須服膺主流社會對女性身形的期待 (Bradley-Engen, 2009), 前者享有更多身體的自主權, 而客人差異化的審美標準, 也讓身型不符合一般情慾期待的從業女性能透過工作找回自信 (Bernstein, 2007:100)。然而學者也提醒我們, 不該只因分析上強調脫衣舞孃單一標準化的美學勞動, 以及金錢交易的前提, 而簡化舞者與客人的情感關係: 兩者間的互動可以是從業者透過「矯情」的親密展演來滿足客人「被漂亮女人追求」的遐想, 也可能是兩者「互有好感」的真誠來往, 抑或彼此生活上的支持與陪伴 (Frank, 2002: 278-9)。Kimberly Hoang (2015) 的研究則進一步說明全球化脈絡下, 身體工作與親密關係如何交織共構越南女性性工作者的從業經驗。舉例來說, 透過分析從業女性不同、相互競逐的美學勞動 (為亞洲跨國新貴打造的「現代亞洲 (韓風) 新面孔」, 或面對西方觀光客刻意裝扮出的「第三世界純樸 (鄉村) 風」), 我們可以看見種族化的性/別凝視與對新興亞洲現代性的嚮往, 如何透過跨國性觀光, 型塑在地性工作者的美學體現。此外, 性工作者在交易過程中身體情感的劃界與跨界, 則揭露出消費者的社經地位與階級化的性品味。回到台灣的脈絡下, 陳美華 (2006:13) 對本土性產業考察指出, 女性性工作者會藉由「美學的身體勞動」避免被客人「打槍」, 並維持或累積自身的情慾資本與市場價值; 性工作者「不一致」的美學體現, 除了說明市場區隔與性消費品味, 也解釋從業者的勞動條件與內容, 如何因不同管理階層模式而有所差異。此外, 性工作者會透過「肉體化的情緒勞動」, 滿足男客情慾上的期待, 也會藉由身體情感的邊界治理, 保有自身親密空間的專屬性, 當然劃界過程仍可能會差槍走火而感情越界, 釋放出從客人變情人的空間。何春蕤 (2001) 比較人體模特兒、油壓小姐以及公娼的從業經驗提醒我們, 性工作者除了能藉由不同的身體情感劃界機制, 找回因受歧視而被漠視的專業, 工作中的性也能提供從業者重塑自身女「性」的情慾策略, 賦予性工作必然為壓迫或剝削外的意涵。綜合以上, 女性主義身體工作分析觀點提醒我們研究性工作時, 須理解從業者所面對的市場機制, 再脈絡化其特殊的工作內容

與勞動條件，挑戰性工作只是性與金錢的交換 (Zelizer, 2000)；更重要的是，分析時需看見性交易所涉及的身體情感交織互動，如何複雜型塑性工作者的專業操演。

相較學者從「身體工作」的多重視野與「親密關係」在性消費中的角色，探討女性從業者的經驗，現有男性性工作研究則大多聚焦於「身體情感劃界機制」，說明男性從業者如何：(1) 處理性工作所帶來的汙名，以及服務流程中可能遭遇的健康議題；(2) 找回被忽略的專業，肯認性工作的價值；(3) 保有身體與親密關係的專屬性，並與工作場域中的權力關係作出協商；(4) 將性交易視為純粹商業行徑，只是性與金錢的交換，並不涉及任何情感，以免自身（異性戀）的男子氣概受到男男性行為的汙染 (方剛, 2009; 吳翠松, 2003; 謝碩元, 2014; Alcano, 2016; Bimbi and Koken, 2014; DeMarco, 2007; Minichiello and Scott, 2014; Kong, 2009; Padilla, 2007)。學者也提醒我們，演出 gay 片異性戀男演員的肉體化情緒勞動不只是「表面」的情慾展演，更需涉及「深層」的情感操演 (Hochschild, 1983)，以讓自己更能投入拍攝情境，「逼真」演出享受情慾的場景 (Escoffier, 2003)。此外，研究也指出男性性工作者常依據大眾對理想男體的標準，打造身體並從事陽剛展演，即便小眾市場需求與跨文化差異使得從業者的身體美學有些許操作空間 (Ozbay, 2010; Walby, 2012)，但，一般而言，男性性工作者的美學勞動，仍需符合社會對所謂「正港男子漢」的期待 (Minichiello and Scott, 2014)。綜合以上，現今對男性性工作者身體工作的探究，大多聚焦於從業者的「身體情感劃界機制」與「美學勞動」，少有涉及工作流程中所需的「親密勞動」以及服務中所衍生出的「身體情感親密連結」。這也提醒我們在分析男性性工作者的身體工作時，需進一步思考：親密關係如何在服務流程中被體現，身體情感的交織互動與親密連結，又如何在交易過程中被經歷與被感受，進而複雜化我們對從業者身體工作的想像。

近期研究 (尤其以男同志性工作為主) 轉向以「親密關係」作為分析範疇，挑戰性交易中情感與金錢的互斥對立，說明性不只是唯一銷售的商品，經濟生產

也非從業者的唯一目的。舉例來說，Dana Collins (2012) 指出：跨國性觀光的興起，提供位屬全球經濟體系邊陲的菲律賓工人階層男同志伴遊機會；然而即便伴遊過程常涉及性與金錢，從業同志卻不將自己視為性工作者，而是「在地文化中介者」(cultural broker, Collins, 2012 :539)，協助西方同志旅客熟悉菲律賓都會的男同志文化，並期待透過伴遊與外國遊客發展可能的親密情誼。更重要的是，透過伴遊讓這群原本因都會空間「仕紳化」(gentrification) 而被排除在外的社會底層男同志，擁有機會駐留在都會同志友善空間。因此伴遊對菲律賓工人階級男同志而言，不(只)是工作，更是打造新興都會同志認同的重要過程(相關論點，參見 Kong, 2009 對大陸移工的探討)。Noelle Stout (2014) 對當代的古巴酷兒情慾經濟分析，進一步挑戰情感與金錢之間涇渭分明的劃界關係。雖然與 Collins 同樣關懷全球化經濟體系如何透過跨國性觀光形塑在地的性產業地景，但 Stout 聚焦於相對高社經地位的都會酷兒主體。有趣的是這群受訪者一方面瞧不起當地低社經地位的性工作者，為了謀生而與外國旅客發展出清楚對價、目的導向的「工具型親密關係」(instrumental intimacy)，另一方面卻期待自己能與西方旅客建立「友誼」，進而獲得「意外」的友情資助與金錢贈與，讓自己在剛受到資本主義影響下的古巴社會享有更好的物質生活，以至於不自覺也做出原本所鄙視的行徑，在「真心」與「友情」的包裝下，淡化金錢與性的交易。Stout 指出，此衝突矛盾的內在情感，不斷在「需要金錢」與「推崇真情」之間的劃界協商，成為理解當代古巴都會酷兒重要的切入途徑。上述研究細緻勾勒出宏觀的政治經濟結構，如何緊扣日常生活中的親密實作 (Povinelli, 2006)，在地的社會排除／融入則與全球情慾經濟體系下的親密關係商品化過程息息相關。值得注意的是，Collins 與 Stout 強調同志性消費文化中金錢與情感的複雜共構，然而對身體議題的探討常消失在其政治經濟的分析脈絡中，這也提醒我們挪用親密關係探討男性性工作時，需進一步思考：身體在親密關係商品化所扮演的角色，而性交易中的情感體現如何讓我們對男性性工作有更細緻的理解。

「身體工作」與「親密關係」雖提供男性性工作研究重要的分析視野，至今仍少有學者同時探討兩者如何型塑從業者的工作流程與專業操演。Kevin Walby (2012) 對於美、英以及加拿大男男伴遊研究則是少數的例外。不同於以往分析強調從業者的「身體情感劃界機制」，Walby 主要聚焦性交易中身體情感互動的意義生產，這也解釋他為何選擇「感『觸』的邂逅」(Touching Encounters) 作為書名。Touching 在英文的脈絡下有兩種意涵，除了指身體的觸碰，也是情感上的觸動。透過「感『觸』的邂逅」，Walby 試圖理解伴遊服務所涉及「身體與情感上的悸動」(2012:2)，其中包含性工作者與客人的情慾互動，以及互動後所衍生出的多重親密意涵(包括關心、信賴與相互理解)。在分析層次上，Walby 主張男性性工作研究需看見身體意義生產的「不/一致性」(bodily in/determinacy)。舉例來說，從業者在提供服務前須透過身體的美學勞動，打造「看起來順眼、聞起來舒服」(2012:144) 的身體，而這些前置作業也早已融入生活作息，成為對自我日常規訓的一部分，確保自己隨時都能完美出場。然而即便從事伴遊對性工作者的身體有一定要求，不代表客人都要求一樣的身體，就算中年微胖的體態仍有其市場需求。又，在伴遊過程中，雖有依循固定情慾腳本演出的交易模式，也有透過彼此親密互動而衍生出的不預期情感連結，讓性工作不只是矯情的展演，或只是性與金錢的交換，也能是(去情慾化)的友誼與支持陪伴。

在理論層次上，Walby 藉由身體互動所伴隨的「封閉/開放式」意涵，進一步概念化對邂逅的分析，以及身體意義生產的不/一致性：所謂封閉式意涵，強調雙方依賴熟悉既定的情慾腳本，理解彼此的肢體語言並回應對方的期待，其中社會規範遠多過於個人的詮釋空間(Goffman, 1959)；至於邂逅的開放式意義生產，強調身體互動的意義生產，並非取決於社會腳本的編排，而是透過雙方互動擁有對彼此行徑(再)詮釋的空間，賦予邂逅(社會腳本之外)不預期的親密意涵(Bulmer, 1969)。因此，Walby 的研究挑戰只從情慾銷售理解男性性工作，也提醒我們不該只聚焦於分析社會既定的性腳本，而忽略交易過程中的複雜情愫，並主

張跳脫從單一同志情慾看待男男之間的親密情誼。

然而 Walby 雖強調邂逅中身體意義生產的不/一致性，但在詮釋上傾向倚賴「符號互動論」，且分析「不涉及〔親密互動過程中〕身體觸碰的感知」(2012:187)。然而筆者主張身體感知不但說明情感如何被情境化體現與經歷，更重要的是，感知的身體也能具體勾勒出男男按摩所鑲嵌的權力運作，可視為接合巨觀和微觀之間重要的分析媒介。因此，筆者在理論層次上，除了承繼 Walby 對性交易中身體意義生產的不/一致性與多重親密意涵的詮釋，另一方面將帶入身體研究對感知身體的探討，補足 Walby 在分析上的缺口。本文將從「身體的聯結性」(corporeal relationality) 以及「親密調頻」(affective attuning) 理解感知的身體，並概念化按摩流程中的「身體情感親密連結」。首先，身體的聯結性強調身體的「情動渲染」(affective intercorporeality) 與身體疆界的「相互滲沁」(porous boundaries of body)，如何透過身體的相「逢/縫」(corporeal relationality) 對陌生的身體留下「情感的印痕」(affect transmission, Brennan, 2004; 紀大偉, 2012:50; 同時參見 Butler, 2004; Despret, 2004)，讓身體不再是阻隔情感流動的疆界，而是情感溝通的重要媒介。再者，身體的親密調頻說明自我認同如何因「親密碰觸」(intimate touching) 而產生質變，並透過身體感知相互調頻不熟悉的情感視野，共構對彼此經驗的理解並產生(新)聯結(trans-subjectivities)。因此在分析上，感知的身體並非隱身於心智背後，消失在權力規訓之中，而是能成為主動溝通對話的身體、知識生產的主體。透過感知的身體可以讓我們對體知世界的既定方式產生反思與斷裂，也能對陌生、未知的身體經驗做出不同的情感聯結(Ahmed, 2010; Blackman, 2011)。承接上述觀點，本文將透過感知的身體，說明客人「辛苦」的身體不單只是沉默、被服務的身體，而是成為「會說話」的身體，述說著自身被輕忽的苦楚；同時，透過身體的親密感觸，男師的手成為「會聽話」的手，傾聽著客人身體所承載的苦楚與社會排除，進而解釋男同志性消費中的照顧倫理，如何協助邊緣同志主體跨越「常規同志情慾」(normative gay desire) 的親密劃界

與藩籬。

此外，感知的身體也提醒我們身體的感受如何承載著社會文化的期待 (Hemmings, 2005)，而我們感知體會世界的方式也非想像中隨興、一致，因為有些路徑被鼓勵、有些則被壓抑；而在身體感知的地平線上，只有特定身體「值得」被看見、可以被慾望、能夠出現在我們熟悉的情感視野；有些身體不但被忽略、被拒絕，也不會出現在「正常」的情慾途徑之前。透過感知的身體，我們可以「體現」社會的情感理路，進而辨識出編排身體感知的社會力道，決定哪些身體被賦予何種情感價值，讓人感到快樂、值得追求，而誰的身體又被視為賤斥、噁心，讓人避之唯恐不及。藉由對感知身體的社會文化分析，本文將從同志性消費場域，理解常規同志情慾的情感經濟與身體規訓，如何在親密實作的過程，決定誰容易被接受，而誰又會被輕易否定與質疑，進而揭露隱身在同志情慾常規性背後的親密預設與社會排除 (Ahmed, 2010; Berlant, 2011; McRuer and Mollow, 2012)。

綜合以上，本文主張透過女性主義身體工作分析觀點佐以感知的身體，能對現有男性性工作的知識生產提出三點貢獻：首先，透過女性主義身體工作的多重分析視角，本文將男性性工作研究對身體工作的既有理解（「美學勞動」與「身體情感劃界機制」），延伸至尚未充分討論的「親密勞動」與「身體情感親密連結」面向，闡述男男按摩身體工作的特殊性，以及服務流程中身體情感的鑲嵌互動。其次，本文也將說明男性性工作者的服務流程，如何同時涉及身體情感的跨界與親密連結，補充現有文獻傾向只以身體情感的邊界治理詮釋從業者的勞動經驗。再者，本文將透過感知的身體，揭示邊緣同志如何因常規同志情慾的親密預設而被判失格，同時也指出男同志性消費中的照顧倫理，如何協助邊緣同志身體跨越男同志正典情慾所設下的屏蔽，再次（短暫）享有親密實作的資格。換言之，女性主義身體工作觀點使本研究得以將身體工作與親密關係同時帶回男性性工作的分析視野，並細緻捕捉身體與情感的相應互動，如何共構男性性工作者的勞動經驗；感知的身體則幫助本研究看見男男性交易過程所涉及的身體述說與情感避

近，進而體現同志常規情慾的不公親密預設與（再）劃界。

### 三、 研究場域與資料收集

男男按摩，在網路興起與推波助瀾下，成為台灣近 10 年相當盛行的同志性消費文化。本文初步書寫時，共有 211 位業者（包括店家、個人工作室）透過 Gayspa.tw<sup>1</sup> 從事網路行銷，主要地理位置則分布於台北、台中與高雄等都會區<sup>2</sup>，這解釋本研究的受訪者大多都在上述城市從業。男男按摩服務內容基本上可以分兩種：有沒有「數字 (1069)」服務的提供。從事「數字服務」的師傅，強調專業的「性服務」，按摩技術則非必要的要求<sup>3</sup>；另一種店家類型（也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對象）並不主打數字服務，而是透過情慾按摩的手法，讓客人在服務過程中備感呵護，擁有「談戀愛的感覺」。換言之，相較於赤裸裸的性，「體現」親密氛圍是這類店家主要銷售的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從事情慾按摩的師傅雖可能與喜歡的客人擦槍走火發生性關係，一般而言（有經驗的）師傅傾向工作時不涉及性交，除了擔心服務流程因此變得更複雜（「你這次給他，下次可以不給嗎？」），也擔心客人一旦得到手後就會失去新鮮感，又或在同業中傳開而有損身價。至於店家為了規避法規，通常不鼓勵店內發生性行為。話雖如此，從事情慾按摩的師傅仍須依循 Gayspa 的「潛規則」，幫客人「會陰保養」打手槍，做為整個服務的

---

<sup>1</sup> GAYSPA 為台灣主要男男按摩商業網站入口之一。<http://gayspa.tw/>

<sup>2</sup> Logan (2010) 量化研究指出，美國男性性工作者從業人口多寡，與該都市總人口（而非男同志總人口數）息息相關。台灣的店家分布，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這樣的解釋，然而，台灣現階段量化普查男同志人口地理分布仍屬初步階段，因此無法直接套用 Logan 的說明，排除男同志總人口數與男男按摩從業者總量兩者之間的關聯。又，受訪者也指出，民國 68 年台北地區已有「男士（服務男士）按摩」的出現，業主通常透過晚報副刊登小廣告，師傅則是外出到賓館服務。到了民國 84 年，則有店家經營模式出現，通常附屬於同志三溫暖的一部份（由業者出租場地供師父使用），並且以台北、高雄、台中等地為主。上述這些特殊在地歷史脈絡，是否也連帶影響台灣現今男男按摩的地理位置分布，值得更多未來相關研究深入探討。

<sup>3</sup> 曾在數字服務店工作的 Tiger 提到，「...應徵時，老闆本來說隔天要教(按摩)，但現在一個月都過去了，我都接了 8、9 個客人，老闆還是沒有教我...」；經營數字店的業者 Bear 也指出，「內在指數」也很重要，先前我有朋友介紹幾個在左營當兵的，我一看心想 face、身材都很好，我真是『茂喜阿』(賺到了)...結果褲子一脫...『真是有一好，沒兩好』(台語)...，但我也有些師傅長的還好，身材也一般，但內在指數很不錯，一樣很好銷...」。John 則提到，「你應徵時，可以很容易分辨到底店家有沒有做 1069，像是如果工作室沒擺按摩床，只有一張雙人床，你大概就知道工作性質...」。

「happy ending」。

相較於台灣警政體系對女性性工作者的嚴格監視，男男按摩較少受到公權力的騷擾，這差異背後似乎反映國家對性工作者性別化的想像，以及對女性身體的道德控管 (Hsu, 2013)。即便如此，警察仍會臨檢按摩店家（尤其因同業競爭互報或師傅不滿店家而通報），業者則會透過特定機制提昇營業的「正當性」，降低法律上的風險<sup>4</sup>，其中包括：申請（美容業）營業登記證，主動告知客人店內嚴禁違法行為（如，性交易）<sup>5</sup>、提醒師傅臨檢時不能裸體、至少須著內褲，現場不能有從事性行為的證據（如，保險套）。也有店家會提供收納盒，一方面保管客人的隨身貴重物品，另一方則避免臥底警察利用眼鏡、手錶或手機等物件在服務過程中進行蒐證。

本研究於 2012 年底開始並持續至今，深度訪談 35 位師傅與 8 位業者，同時也訪談 27 位消費者以提供比較的觀點。每次訪談時間約 2~3 小時。研究參與者除了 1 位異性戀男師外，其他自我認同均為男同志。筆者透過人際網絡認識本研究的研究守門員 Samuel 與 Luke（以及之後介紹的受訪師傅），其工作內容以提供情慾按摩（而非數字服務）為主。因此，本文主要聚焦探討男男情慾按摩的服務流程，分析將不涉及「數字服務」師傅的從業經驗。雖然筆者資料收集與受訪者屬性受限於研究者的人際網絡；但透過分析情慾按摩的身體工作，本文得以說明尚未被充分探究的「親密勞動」與「身體情感親密連結」，如何形塑男師的工作流程，理解男師如何詮釋自身的身體工作，以及身體意義生產如何因親密感觸，而產生演化意義下的創造性，填補現有男性性工作研究（聚焦於探討「身體情感劃界機制」與「美學勞動」）上的不足。

受訪男師大多來自於低社經地位家庭。主要教育程度為大學，其中 6 位受訪

---

<sup>4</sup>陳美華(2014:333) 指出，台灣現行法規雖容許性產業以專區方式存在，但「沒有地方政府甘冒道德風險設立(性產業)專區的情形下」，以至於業者幾乎沒有經營性產業的合法空間，也形成當下「娼嫖皆罰」的困境。  
<sup>5</sup> 譬如，客人入店消費時，店家會透過電腦螢幕告知今日消費課程、服務師傅與費用，並在螢幕呈現訊息告知客人店內嚴禁任何違法行為（包括性服務），而客人必須點取「同意」後，方開始進入服務流程。透過獲得客人的知情同意，即便臨檢時查獲店內有從事性行為的活動，店家可以解釋為「客人與師父之間的行為」，進而降低店家在法律上所需負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店家通常須具備一定的規模，擁有法律資源協助的業者。

者訪談時為碩士生或已獲得碩士學位，有 5 位是國、高中學歷。參與研究的師傅有 19 位為全職人員<sup>6</sup>，平均年資為 3 年（三位已工作超過 7 年以上，其中一位已有 10 年的工作經驗）從業緣由為相對高的經濟報酬<sup>7</sup>。至於兼職師傅入行資歷不一（從工作幾個星期到兼職 2 年以上），其正職工作包括：公務員、業務員、百貨業銷售員、教師、學生等。從業主要原因為工時彈性與賺取額外收入，或透過兼差支付自己的學費與生活費。受訪男師的多樣性，讓筆者能分析比較男師如何看待按摩與其他工作的差異、從業動機、觀察工作中所遭遇的困境與因應機制，以及離開或持續留在按摩場域的原因與條件。再者，分析不同的從業資歷，我們也可以勾勒出男師專業的養成過程，說明服務流程所涉及的勞動面向與專業操演。

受訪男師的身體美學打造，常呼應台灣男同志情慾市場對年輕外表與健身文化的嚮往（林純德，2009；蔡秉峯，2016）。這反映在受訪男師平均年齡為 27 歲（最年輕為 21 歲，只有一位超過 40 歲），或雇主面試時喜歡挑選「能一眼看出有在運動」的身形，並詢問應徵者是否有健身的習慣。換言之，男師的身體是業者直接銷售的商品，雇主選才考量背後透露出同志情慾常規性對可慾身體的定義。然而在男同志健身文化與情慾市場的鼓吹下，男師的美學勞動容易被視為個人為了情慾位階向上移動的努力，而非工作勞動的一部分，因此男師打造身材的花費支出與雇主理應支付的商業成本都被忽略，業者不僅無須負擔男師進入職場前的「前置作業」（‘shadow work’, Wolkowitz, 2006:89）與之後外貌維持的成本，輕易將雇主負擔轉嫁為男師「個人」對運動的喜愛與對身材追求，還可將業績低落歸咎於男師的不努力（「按摩不會公司可以教你，身材沒人能幫你練」），進而合理化對師傅的不公控管（「沒有健身要罰錢，這也是為你生意著想」）。此外，就業者而言，擁有「大胸肌」、「牛奶（盒狀腹）肌」，以及「健壯手臂」的師傅，

---

<sup>6</sup> 為了鼓勵師父全職工作，店家通常會把沒有指定師父的客人優先分配給全職師父。

<sup>7</sup> Kelvin 提到，之前在大學打工在麥當勞當組長，薪資一小時 105 元，每天工作 8 小時還不到 1000 元。現在全職當男師，一次服務 2 小時，每次收入為 1200 元，生意好最多一個月可以賺 9 萬元，「平均（每個月）大概可以自己控制在 3-5 萬元...要比每天工作 8 小時，一個月 22K 好很多....現在只要一天接一個客人，一個月就有 3 萬以上，不像以前（在麥當勞打當組長），一個月休 8 天，要賺 14000 元就要賺的很辛苦。」雖然受訪全職男師月薪並不一定（有最高月收 15 萬，也有平均 3 萬/月），但「3-5 萬元」是最常聽到的回答。

常享有情慾市場的主場優勢，年輕精實的運動員身形也受到市場歡迎；但，過瘦、過胖或過老則容易遭遇行銷上的瓶頸<sup>8</sup>。又，「大屌」能替師傅加分，並帶給客人意外驚喜，過於女性化的外表與言行舉止則容易替師傅招來負評（蔡秉峯，2016）。不同於自雇型男伴遊享有更多身體的自主權與多樣性（Walby, 2012），受訪男師的身體美學打造則受限於業者「組織美學」的過濾篩選（Witz et al., 2003），其中鑲嵌著同志正典對情慾的期待，再製社會對理想陽剛身型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男性性工作者收費的標準高低，常反映從業者身體資本的有無（Logan, 2010），男男情慾按摩的價格差異，則取決於店家專業技術與貼心服務提供<sup>9</sup>。雖然師傅身材好壞會影響客人嚐鮮意願，但非決定店家收費標準的唯一條件，也未必能確保師傅回客率的穩定成長。

文中資料分析主要來自於 1 對 1 深度訪談。研究者在訪談前會說明研究目的與錄音之必要性，以及在未來書寫論文時將以匿名方式處理，並提醒在訪談過程中如感不妥可以隨時中斷或終止訪談。所有的受訪者都同意全程錄音訪談，錄音檔都已轉成逐字稿。本研究提供 1000 元/次的訪談費（約受訪者服務 2 小時/次的收入），也告知受訪者即便同意參與訪談仍保有權利退出研究（且無須歸還訪談費用）。筆者在訪談過程中常被問到「為何不親自消費」徵詢受訪者，並獲得第一手的田野觀察。然而，筆者認為讓受訪者有權決定是否參與研究，清楚知道研究的目與可能風險後，選擇不/想分享的經驗，並清楚了解研究者的責任義務與受訪者的自身權益，是研究敏感族群的首要前提；但這些理念很難在服務業文化與

---

<sup>8</sup> 話雖如此，筆者近期訪談時也得知「熊爸店」（中年、微胖沒有健身的身材）也有其小眾市場需求，但，本初探型研究傾向聚焦於服務於主流男男情慾按摩店家（筆者簡稱「孔雀店」）的師傅。未來研究建議可以比較兩種類型店家的身體政治與同志情慾經濟的互動，進一步「體現」男男性消費文化中情慾階序關係，以及不同「男子氣概」（masculinities）在親密關係商品化的展演。

<sup>9</sup> 筆者訪問台中最高價位的店家時，業者強調自己不同之處在於貼心的專業服務與對細節的注重，譬如，入門時師傅會奉上紙拖鞋，主打集合全球最新的 Spa 品牌、多樣精油的選擇及其療效的說明，還有折成玫瑰花或天鵝形狀的毛巾，擺在放入新鮮玫瑰花瓣的臉盆及浴缸旁，或是按摩床上，也會在服務完後，送上精緻茶點與手工香皂給客人作紀念。換言之，店家試圖透過款待客人，讓客人感到與眾不同、創造賓至如歸的體驗，其中則透露出「好」的階級品味（Bourdieu 1984），就如台北一家 Spa 網頁所標榜：「以低調紳仕的生活態度迎接您返家的優雅步履」，進而合理化較高的收費標準。除此之外，店家也會透過專業化做出市場區隔，其中包括專業商業網站設計，介紹 Spa 環境、店家的「品牌故事」，並提供服務團隊說明以及師傅的按摩證照等相關資訊。又，本研究中月收入最高的受訪者並非身體資本最高的男師，而是從業 10 年近 38 歲的師傅。服務內容則主打專業按摩技術、優質環境以及高端 spa 產品的使用。

商業關係中被實踐，尤其當男師以為面對的「只是客人」。簡言之，筆者深感田野場域中的權力互動並小心應對，遵守知情同意、受訪者最大利益以及最小傷害為基本原則。因此，並沒有以充當消費者的方式尋找受訪者。

質性研究的目的並非要從田野發現簡化男師的從業經驗，也非強調所謂的「客觀」立場與「科學」方法，透過系統性篩選受訪者，將其態度與回應視為有效的測量變數，用來「證實」研究者的基本假設（卻也侷限資料收集與詮釋空間）。反之，筆者致力從訪談過程積極尋找「刷新」田野的經驗，透過受訪者的故事，審視研究者知識立場上的不足，並從陌生田野經驗重新找尋適切的理論詮釋觀點，也讓受訪者透過訪談對熟悉的經驗有不同的理解 (Skeggs, 2002)。換言之，理論與田野的關係是來回不斷對話的相互建構，藉由訪談讓研究者與受訪者挑戰原本習以為常的預設，並對陌生的知識範疇產生新聯結，也對自身熟悉的文化經驗產生反思與斷裂。本文的理論觀點與使用詞彙，是特定學術脈絡下做出適切田野場域的選擇，除了說明筆者的分析立場以及對既有研究企圖提出創新性補充的關懷，也試圖透過田野資料，闡釋受訪者的處境與因汙名而被忽略的專業。在訪談與資料詮釋的過程，學術身分賦予筆者的專業地位與研究者的責任，除了提醒筆者需更小心處理自身的立場，也避免「再製」對受訪者的不公審視。

本研究訪談重點放在受訪男師如何詮釋「身體(感知)」、「工作」、與「情慾認同」之間的關聯，詳細收集有關他們進入產業、專業習得過程、服務流程種種細節，以及工作時所遭遇到衝突矛盾的價值拉扯與情感律動（如，在哪些情境下，會感到擔憂、羞愧、噁心、難過或後悔?；或，覺得「性奮」、好玩有趣、開心愉悅、能夠同理或有成就感? 其原因為何?），試圖從微觀經驗解釋既有文化皺褶如何被感受，並透過分析這些經驗環節，找出「個人經驗」與「社會結構」間的連結，解釋個人的身體與情感如何承載社會權力的運作。再者，親密關係也是訪談重點，其中包括：受訪男師的情感經驗，與家人、朋友、顧客與熟客的互動關係，以及個人生活中的情慾實作與工作中的情感連結，如何重塑對自身親密關係的理

解，進而影響對同志認同與工作倫理的再詮釋。藉由上述訪談面向，本文將勾勒出男師專業的身體技藝，服務過程中所涉及的身體情感交織互動，以及男同志性消費中的親密實作，同時，也將以身體感知作為知識生產基點，反思常規同志情慾的親密預設與社會排除。

接下來的研究發現與資料分析將聚焦於男男按摩服務流程主要的兩個勞動面向：男師的身體工作與親密劃界，以及因身體感觸所衍生出的親密跨界與照顧倫理：前者說明男男情慾按摩特殊的親密勞動與情慾勞動；後者解釋男男按摩如何成為感同身受的照顧工作，提供非典同志（暫時）擁有親密連結的機會，也讓男師對性工作的汙名擁有再詮釋的空間。

#### 四、 親密劃界:男男按摩、親密勞動與身體的情慾展演

不要把客人當(CPR)安妮，要把客人當 ‘honey’。(Steven，店家)

不好的師傅會讓你覺得他很敷衍、在偷時間...我有一次被一個長得很帥、身材很棒的師傅按到，但他就是一臉不耐煩，讓我覺得他就是很冰冷，覺得他按摩我像是在按摩大體一樣。按摩師的身材、長相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按摩過程中，他有沒有讓你覺得很用心、很呵護，如果少了這份親密感，就像肚子餓的時候吃麥當勞，可以吃很飽，但不會有多特別，也不讓你意猶未盡.....好的師傅，除了按得很專業，過程也會讓你有一種談戀愛的感覺.....按摩過程中就像男朋友般細緻地呵護你，讓你可以感覺到彼此都有好感.....這很重要，他(按摩師)要能夠讓你覺得你真的被喜歡、值得被慾望。(Tim，客人)

「如何定義『好』的按摩服務？」是本文的核心關懷。進入田野場域前，筆者以為只要擁有好身材就能當男師，能夠滿足客人情慾上的需求，就可以算是好的服務。這樣的臆測也非空穴來風，尤其當店家網頁充斥著健身雕塑後性感裸露上半身的「服務團隊」介紹。然而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不斷提醒：好的服務是「要能把客人當情人」，「讓客人備感呵護與照顧」，「擁有談戀愛的 fu (感覺)」。

換言之，服務過程雖涉及情慾流動，但絕非直接、赤裸裸的呈現；師傅必須透過專業的手法，營造與客人互有好感的曖昧氛圍，並進一步成為讓客人「眼見為憑」

的「真實」好感。接下來的分析將說明男師如何在服務流程，透過親密勞動與情慾勞動體現「男朋友經驗」，解釋男男情慾按摩特有的身體工作與專業操演。

### (一) 專業的手法，「溢/意」出的親密

情慾，對男師是一把雙刃劍：透過情慾流動可以傳達給客人「我也喜歡你」的訊息；然而如果按摩過程只剩下情慾，師傅則無法營造出情人般的互動。為了堆疊師傅與客人間互有好感的親密氛圍，專業「去性化」(desexualized) 的手法在按摩一開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一個受歡迎的師傅需要知道「如何在對的時間，把事情做對」：

.....我們最討厭客人一進來就猴急亂摸你，反正等一下流程到了自然就會做，同樣地，客人也會覺得很奇怪，如果一進來你就挑逗他的身體，他會覺得你很不專業，想偷時間、快快解決.....讓人覺得你很輕佻，認為這個師傅是不是有這麼飢渴、這麼花癡。(Ricky, 師傅)

好的按摩師必須強調細節與步驟，譬如，你要讓自己不緊張，因為緊張的話會冒手汗.....會有水氣，客人是會不舒服，因為風一吹就會有涼涼的感覺...做油壓的時候不能直接把油倒在客人身上，要先倒在手上.....因為油抹在身體上是熱的，客人的感受會是溫暖，那如果說是冰冷的話他就會稍微刁又'一下.....如果你要有回頭客，除了情慾這一塊，技巧更重要的，因為我們不希望客人只把師傅當做性工作者，你要人家看重你，你就必須要有專業。(Allen, 店家)

擁有好身材，並不保證師傅就能把顧客變熟客，其中關鍵之處在於服務過程必須提供親密勞動 (Boris and Parrenas, 2010)，讓客人備感寵愛與呵護。有經驗的師傅會透過對 (按摩) 細節的掌握，一方面展現自身的專業，也告訴客人「我會好好呵護你 (的身體)」，進而贏得客人的信任。親密勞動還包括：如果店內樓梯比較陡，師傅會主動牽客人的手，進房後會跟客人確認房間空調溫度是否適中，按摩中段詢問客人是否需要喝水，服務結束後給客人一個緊緊的溫暖擁抱。值得注意的是，服務流程一開始的親密勞動並不涉及情慾，而赤裸裸的性則會替師傅帶來

反效果，讓客人覺得師父「是不是有這麼花癡」、「不專業」，以至於客人無法感受到師傅對自己（身體）的用心呵護。更重要的是，透過專業去性化的手法，乃是為了鋪陳後續「逼真」的親密氛圍，營造與客人「互有好感」的曖昧互動：

在油壓時，才慢慢帶入情慾，有時候是不小心，有時候是刻意不小心，譬如說，在按摩前面身體時，我們會大面積的處理，因為這樣的手法比較讓人不會有遐想，但按摩時就可能……「不小心」碰到他敏感帶，但你依舊是用按摩的手法，讓他有空間想像你對他做的動作，讓他覺得：『ㄟ？不是在按摩嗎？怎麼好像有碰到奶頭？這個師傅是不是也喜歡我？』（Simon，師傅）

對於客人來說，不是用錢買來的好感分外甜美，而師傅透過「不經意」的挑逗所流露出的「真實」情愫，則讓客人擁有更多遐想的空間。然而，光靠挑逗並不足夠，逼真的親密情愫則常需透過專業手法的堆疊。Luke（師傅）提到當他在挑逗客人時，「不會直接挑逗，而是包覆在專業的按摩手法中」。譬如，從事肩頸按摩時，客人需要坐在按摩床上背部靠著Luke的身體，用手直接扶住客人的前胸，以固定客人的身體在按摩時不會前後搖動，因此他會先放一條小毛巾在客人肩上，「示意說我現在是在按摩……做一個簡單的區隔（彼此間的專業距離）」，「……按摩中，我雖然帶入更多的撫摸作收尾，但是偏有力道的下手，讓他一 touch 下去，他就能知道這是馬殺雞」，直到「他（客人）漸漸放鬆，頭靠在我的手臂上，我才會把毛巾拿開」。Luke 認為，「好的服務是讓對方有談戀愛的感覺」，而這些都必須包覆在專業的手法中，因為赤裸裸的情慾「會讓客人感到緊張、太侵略性、無法放鬆……你需要用身體的接觸、溫度，讓對方覺得你很呵護他，他跟你非常親近……我可以只用手就辦的到，而且不用碰生殖器官」。Peter（師傅）也提到專業手法堆疊下的親密感，尤其是透過按摩師手與客人身體之間的協調律動來讓客人備感呵護：

按摩時我必須關注對方…微薄的心跳、脈搏與身體的律動，讓他身體……帶領我的手……身體律動的協調性很重要，因為讓客人才能感受到你的手知道他身體的需求，你在乎他的身體……

然而，如同一位喜歡聽音樂的消費者描述，好的按摩經驗就像聽到自己喜歡的歌

手唱高音，心裡忽然一驚：「ㄟ~!原來這個音還可以這樣唱?」，Peter 也指出按摩的力道與頻率不能過於單調無聊，就像「唱歌沒有靈魂，觀眾不容易被吸引」；好的按摩手法則是「要像跳 tango」，透過專業的手法，帶入「意外」的驚喜：「我會即興帶入適合當下(按摩)手法的花招，順便『不經意』的挑逗客人，這會讓他(客人)覺得興奮，因為這超乎他的想像.....讓他更好奇與期待接下來的流程.....你的按摩也告訴客人你很享受你正在做的事情，而他的身體不會讓你覺得無聊.....」。上述田野說明情慾按摩專業的身體技藝，也就是男師並非照表操課，而是靈巧、策略性地游移在專業「去性化」的手法與「不經意」的情慾挑逗之間，用以營造與客人「互有好感」的曖昧氛圍。這對客人相當重要，「因為心不甘情不願的服務會讓你很空虛，好像自己真的很差，只有付錢才有人願意碰你」(Paul, 客人)，「好的師傅會讓你覺得自己真的很特別，好像他真的也很喜歡你，而不是看在錢的分上」(Williams, 客人)。換言之，不同於街頭男性性工作者提供客人短暫性慾上的發洩 (Weitzer, 2009)，親密關係則是男男按摩主要銷售的商品；透過按摩的手法，男師致力於讓客人感到呵護與寵愛、體現「男朋友的經驗」，享有「談戀愛的感覺」。藉由去/情慾化的手法，師傅不但成功營造與客人互相喜歡的印象，讓客人覺得自己享有特別待遇外，也為師傅接下來身體的情慾展演更添說服力。

## (二) 「沒有勃起，就沒有回頭客」

營造互有好感的曖昧氛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如何讓這樣的感受成為客人眼中的「事實」，師傅勃起與否便成為重要的指標。換言之，對客人來說，如果服務過程師傅沒勃起，會讓客人認為師傅對他不感興趣；就師傅而言，勃起才能說服客人「你就是我喜歡的類型」：

勃起很重要，因為會讓客人覺得說你有放感情下去，好像你有 care 到他，沒勃起就很不禮貌、太沒有誠意，好像在告訴他(客人)長的抱歉.....沒有勃起

下次客人也就不會找你。(Roger, 師傅)

雖然「情感整治」能幫助掩飾口是心非、表裡不一的窘境 (Hochschild, 1983)；但陰莖並非臉部表情般容易控制，尤其大部分的客人並非男師會慾望的對象：「如果今天客人長的很『安全』那就算是很 lucky，但如果很『抱歉』那也只是剛剛好」(Michel, 師傅)。為了不讓客人感到被拒絕，師傅需透過情慾勞動來正面回應客人的期待。所謂的情慾勞動指的是師傅如何在服務過程，透過動員自身的情慾經驗協助自己勃起，讓客人覺得自己是師傅眼中可慾的對象：

只能靠想像、想像、再想像，想像你喜歡的 gay 片情節，想像你的約砲經驗 (Ryan, 師傅)

.....找他身上吸引你的特質，自己去催眠自己，只專注在(客人)會讓你興奮的地方...譬如如果客人聲音好聽，那只聽他的聲音，不要看整張臉，只看鼻子跟下巴之間，這樣比較容易把他換成自己喜歡人的臉，如果你喜歡有很多腿毛的腿，那只看他的腿，如果他的腿不好看，那就只看他的(腿)毛。(Ryan, 師傅)

社會對性高潮的定義常鑲嵌著性別化的期待。女性的高潮常被視為是神祕、待開發，且缺乏外顯證據，以至於需透過肉體化的情慾展演來回應男性伴侶的期待 (Jackson and Scott, 2007:106)。因此，女性性工作者會透過性別化的情慾腳本，以假亂真操弄消費者的性遐想 (陳美華, 2006；Sander, 2005)。相反的，男性常被認為是隨時可以「攜槍上膛」上戰場，而「勃起」作為高潮的前哨站，則是明顯易見的測量指標，用來檢視男人情慾的信效度 (傅大偉、成令方, 2004；Potts, 1998)。在以身體感官為主的男男按摩，營造互有好感的曖昧氛圍固然重要，然而男師「眼見為憑」的高潮展演，才是客人所認定的「真實」好感。雖然男師的情慾勞動一方面呼應中產階級女性自雇型性工作者如何挪用自身情慾經驗作為工作上的資源，但不同於她們工作中「有界真實」的女友經驗所帶來的 (即便短暫、但表裡如一的) 性愉悅 (Bernstein, 2007:103)，男師的情慾勞動則需透過「深層」的情慾操演 (Escoffier, 2003)，「體現」(口是心非) 的逼真好感，迎合客人眼中的期待，以求在有限的服務時間讓相互喜歡的親密印象更顯真實，卻也讓男師的情

慾展演既勞心又勞力，不但竭力動員自己的情慾來滿足客人的需求，也時時讓自己暴露在易顯（不舉）的失敗風險之中。

## 五、 親密跨界:男男按摩、照顧倫理與身體情感的親密連結

按摩是個很 magical 的東西.....他(按摩師)那雙陌生的手卻讓你會感到真的很呵護，那種感覺就像你是 baby, 從來沒有人這樣子這麼的呵護你，除了你父母小時候..... (我) 在外面都是一個人這樣子，跟家裡的關係也（語氣停頓），有些事情你可能要自己承受.....必須要壓抑自己，按摩師那個手下去的時候，那種溫暖的手，然後還有那種很細緻的呵護，在你身上做一個安撫，然後你頓時間會你覺你整個心房是鬆懈的，但之間就只有你跟那個按摩師可以體會，那種感覺真的是很奇怪，一個突然覺得~哇!他怎麼會那麼的了解我.....他好像知道我身體的疼痛在那裡，他好像知道我(辛苦)的點在哪裡，那種感覺不完全只是所謂的肌肉酸痛，而是感覺很有安全感的那種按摩.....你可以很放鬆地做自己，不用再隱藏（自己喜歡男人的情感）(Eric，客人)

男男情慾按摩不只是情慾銷售，也是具體的照顧實作，提供沒有情慾資源的非典同志族群，情感上的慰藉，生命的出口。下文分析將聚焦於男男按摩另一個主要的勞動內涵：男師與客人如何因親密邂逅而衍生出的身體感知與「身體情感的親密連結」，讓男男按摩成為感同身受的照顧工作，提供老、殘、病、醜的身體被理解的空間。透過感知的身體與男男按摩的照顧倫理，分析也將進一步「體現」同志常規情慾的親密預設與（再）劃界。

### （一） 障礙身體的照顧實作

客人不可慾（甚至令人感到嫌棄）的身體，常帶給男師從事親密勞動與情慾勞動時很大的挑戰；弔詭的是，服務邊緣身體卻也提供男師陌生的同理感受。舉例來說，John（師傅）談到最難忘的工作經驗是服務一位已婚的身障男同志，因為他認為進入婚姻的男同志已經很悲情，如果又是一位身障者就更辛苦：「在男

同志的市場裡面沒有立基點，就會覺得...你也真的可能只能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得到性上的滿足」。相較於一般客人會卡師傅油水，整個服務過程 John 只覺得「他(客人)很卑微.....有很多包袱，花了這麼多錢卻連碰都不敢碰我」。這位客人腿上有一道很大的傷疤，「嚴重的程度就好像你親眼目睹他在你面前被卡車壓過」，當 John 在按到這個疤時，一股憐憫之情油然而生：「按到(疤)的時候都會有感覺.....就真的覺得你真的很辛苦，我當下只是希望能夠，就是多撫平他的傷口而已.....真的希望你的苦難到此為止.....」。Samuel (師傅) 也提到服務一位得了不知名怪病，拱肩縮背、全身萎縮瘦到只剩下皮包骨的客人，如何帶給他類似的感觸，尤其在按摩的過程中，客人不時露出痛苦的表情，讓他服務得比以往更加用心，由衷期待透過按摩能夠減輕客人的苦痛：

當我滑過(他身體)的時候，好像我可以感覺到他的痛，不只是從他臉部的表情，就是當我碰觸他身體的時候.....就是.....怎麼會有人生活竟然是如此地辛苦，他到底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那個時候就會有一種同情大悲的心態跑出來，盡我所能的服務他.....

上述經驗提醒我們身體如何成為情感溝通的重要媒介，讓陌生的彼此如何因身體感觸而相互調頻，並對不熟悉的情感視野產生感同身受的親密連結 (Butler, 2004:28)，並提供邊緣的身體，擁有被理解的空間。我們可以從身障消費者的經驗作進一步的說明。Thomas 提到，相較於自己辛苦的障礙經驗，接受自身的同志身分並不困難，但要同志圈接受自己的障礙卻是「再一次的摧殘」，因為他認為除了喜歡男人這一點，好像也找不到自己還有什麼能夠符合男同志情慾文化對外表與身體的期待，也因為「擔心別人看到自己(障礙)的身體」，讓非身障男同志引領期盼、坦誠相見的情慾實踐，都成為自己最大的考驗。雖因自身的障礙被同志常規情慾排除在外，但男男按摩則提供他一個暫時不被拒絕的空間，尤其當師傅在服務流程中不帶遲疑地撫摸他那障礙的身體，讓他覺得自己可以「像『正常人』一樣被對待，自己(的身體)不再讓人害怕，也不用一直被提醒是個『辦咖』(跛腳)」。身體是我們理解世界最直接的媒介，擁有身體，便是學會透過身體感知

周圍的世界 (Despret, 2004)。障礙者的身體則說明，我們「體會」世界的方式並非想像中隨興，早也已經被社會常規，編排了我們的情感視野，決定誰的身影能夠順利走上「正常」的情慾途徑、出現在眾人眼前；至於障礙同志的身體，則被貼上汙名的標籤，成為同志正典的「情感輔具」(紀大偉，2012)，讓隱身在常規情慾背後的不公親密預設得以順利運作。然而，透過身體的感觸與親密調頻，客人的身體不再只是沉默、被輕忽的身體，而能夠傾訴自身的苦楚與社會排除；男師的手則成為能夠主動傾聽並提供同理照顧的手，撫慰邊緣身體同時，也讓障礙身體暫時跨越同志正典所設下的親密藩籬，再次擁有親密連結的空間。因此，男男按摩不只是照本宣科的情慾銷售，也是感同身受的照顧實作；透過手與身體的對話，男師不再劃定自限、拒絕理解陌生的情感視野，而是能試著體會邊緣身體的辛苦生命經驗，進而體現男男按摩中的照顧倫理，以及身體親密邂逅後所衍生出的創造意涵。

## (二) 老、病身體的照顧實作

當我朋友每次在談什麼是 gay 的時候，他們都認為 gay 都是跟他們一樣，就是走在同志大遊行，吸引大家目光的一群人.....他們不是不願意看，而是真的看不見其他人.....就是說(同志圈)還是有老的、病的、醜的還有窮的.....當我提到服務的客人，他們就會質疑我，哪有那麼多邊緣的身體，我說很多啊.....你想想你自己每天略過多少交友邀請，那些人就是阿，甚至沒加你，或者是你連看都不想看的，被你封鎖的，你看了會心煩的，這些還不包括無法上網的.....我覺得(這份工作)幫我更全觀的了解整個同志的生命與差異性，很多層次，如果整個疊起來甚至比 101 還要高.....(Samuel，男師)

在「快樂」酷兒的年代，並非所有人都能夠進入同志「驕傲」的領土，也唯有國度內的公民 (以及允許入境的身體)，才能擁有定義何謂「快樂」與「幸福」的權利 (Ahmed, 2010)。當我們在提倡「同志驕傲」、「快樂」酷兒的形象，並主張同性戀應像「正常人」一樣享有追求親密關係的權利時，似乎只有特定 (青春、健康) 的身體被推崇，特定 (正向、陽光) 的形象被鼓勵，特定 (符合社會「道

德」標準)的親密關係能夠被讚賞；有些(尤其是老、殘、病、醜的)身體則被摒棄，有些(「淫亂」、「不潔的」)形象被遮掩，有些親密實作更被視為污穢、難以理解，至於「不快樂」(讓人感到「噁心」、「匱乏」)的身體，則被排除在男同志情慾市場與親密關係的追求之外。

相較於社會對男同志性工作的汙名想像<sup>10</sup>，筆者主張所謂「骯髒」、「汙穢」的男男按摩，直接提供這些老、殘、病、醜的身體，在情感上的照顧、辛苦生活的出口。Allen(店家)提到年長客人是主要的客群之一，而「出櫃」並非他們能擁有的選項，因此很多都已結婚生子，直到小孩長大成家覺得義務已盡，想要找人分享隱藏已久的祕密，才發現原來同志圈並不歡迎年老的自己，而「gay spa 提供一種自在舒服的感覺，讓客人能夠放鬆做自己，聊他們想聊的話題……覺得至少有人願意聽他們的故事，當他們情緒上的出口」。Brad(師傅)則認為自己的工作像長照，照顧這些年長長輩生活上的需求，即便服務過程辛苦，仍有其意義，尤其一位客人「非常胖，像米其林那樣」，可能因為生病，所以下體「不管是有沒有洗澡，就是非常臭」，而且「只用手(打手槍)是出不來(射精)，一定要用嘴巴……如果沒用錢買，你覺得有誰願意幫他吹？」。因此，除了賺錢外，Brad認為自己的工作可以讓這些被拒絕的身體，不用一直活得那麼辛苦：

我看過一個紀錄片，就是一位年紀大的皇后(跨性別)，因為生病動手術後想回自己(一個人住)的家……唯一讓她覺得可以做自己的地方……但因變性跟家人關係決裂，回家後沒人照顧……就拜託她方便的朋友排了一張日程表，比如說A就來幫忙打掃、B就來幫忙煮飯，協助她可以維持自己獨立生活……客人來找我，因為他們生活有一部分無法自理，倚賴我的協助……其他(生活)面向可能家人還可以幫忙，但他跟男人的事情就沒辦法……我的服務提供他們其他地方沒有辦法得到的照顧，讓他們至少在這裡(gay spa)還可以作自己，不用活得那麼壓抑、那麼辛苦，離開後覺得至少苦悶的生活還有一些動力……

---

<sup>10</sup> 因為「男同志」與「性工作」的汙名，讓男男按摩成為媒體眼中匪夷所思的「另類性產業」，被認為除了提供「口交」、「打手槍」與「捅屁眼」等一般猥褻色情交易，更令人憂心的是男師「染愛滋照接客」，讓男男按摩成為「社會的隱憂」與「愛滋病溫床」。相關網路新聞，參看中國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606002958-260402>；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606/623953/>

上述經驗除了說明男師如何提供邊緣老年同志在情慾上的撫慰，也解釋男男按摩中的照顧倫理，如何讓壓抑的生命擁有一個能被理解的空間，享有一個人活著應有的基本尊嚴。再者，男男按摩作為「另類長照」也說明同志族群如何透過友情，發展出創造性的「選擇型親屬關係」(families of choice, Weeks et al., 2001；趙彥寧，2008)，編織對彼此的情感照顧與相互支持網絡，彌補因非典親密實作所失去的原生家庭支持。本文強調男男按摩的倫理意涵，並非否認其中涉及金錢考量，也非過度浪漫化地以為所有男師都能提供感同身受的照顧工作。然而，揭示男男按摩中的照顧倫理，除了能「體現」男同志情慾正典的不公運作，也看見隱身在「同志驕傲」背後的「強迫性快樂」(compulsory happiness, Love, 2008) 與「強迫性身心健全」(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McRuer, 2006)，如何透過不公的親密關係預設，排除「不快樂身體」，同時，男師的照顧工作則協助這些老、殘、並、醜的身體，跨越同志常規情慾所設下的親密藩籬，短暫再次擁有與他人親密連結的資格。

服務邊緣的身體讓男師重新思考常規同志情慾定義的親密意涵。Nick (師傅) 提到自己一開始服務年長的客人會感到很不舒服，認為他們「色眯眯的，老是想揩油、吃你豆腐」，尤其主流男同志情慾市場對年輕身體的讚揚，已讓老化的身體成為不可慾的對象，「害怕自己有一天會變老、變得沒有市場，變得跟他們(年長客人)一樣噁心」。然而如同本節引言的受訪男師解釋，男男按摩如何讓他對何謂同志有更多元的理解，Nick 在服務過許多年長客人之後，對於來自年老身體的碰觸，也逐漸發展出不同的詮釋，「你可以區別哪些碰觸的方式讓你覺得不舒服、不受尊重，而哪些只是因為寂寞想要有人陪……很多時候，(年長的)客人來找我們不是為了(性)發洩，而是需要陪伴，害怕寂寞、一直被(同志情慾市場)拒絕……」。Daniel 也分享類似的工作經驗「對(障礙與年長的)客人，性可能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而是尋找一種認同……渴望被觸摸，得到那種的滿足，覺得可以做自己、被接受，確認自己不是那麼孤單……」。換言之，透過經常性地互動

調頻，男師對於來自老年身體的觸碰，開始產生多元不同的感知詮釋，可以看見他們渴望陪伴與期待被理解；但這些訊息卻被「恐老」的同志情慾文化要求噤聲沉默，並賦予噁心負面的意涵（王增勇，2011；Jones and Pugh, 2005）。然而男師的身體工作，讓他們有機會能理解不同於常規情慾定義下的身體感觸，願意透過邊緣的身體，看見陌生的情感視野，選擇異於同志正典所建議的認知途徑，反思自身熟悉（卻不自知）的親密預設，進而挑戰主流同志情慾地景對老、殘、病、醜身體的漠視與親密劃界。

### （三） 照顧實作與汙名協商：「我是肉身菩薩在做功德」

男師的身體乘載兩種矛盾、互斥的情感：一方面男師常被視為是同志情慾的最佳體現，但卻也因性工作的汙名，讓他們被認為是疾病的傳染源。Ryan（師傅）提到作男師後不容易擁有穩定的關係，「因為大家（男同志）會覺得當師傅很隨便，只要花錢就可以被上……適合玩一玩，不適合談感情」。已經公開出櫃的Mickey（師傅）認為因為職業，卻又再次被鎖進男同志性工作的「暗櫃」，因此不會主動跟其他同志朋友提起現在的工作，因為「人家會覺得你好手好腳的，為什麼要做這個」。Ken（師傅）則抱怨跟前男友決定在一起前，都清楚知道彼此過去輝煌的情史，豐富的性經驗非但不是親密關係的絆腳石，反倒是自身魅力的證實，一直到前男友意外發現 Ken 曾當過男師，便建議兩人一起做快篩，「只因我做男師，突然間他（的性）就好像比較高級、比較乾淨……我的就有問題？」學者（Bimbi and Koken, 2014）主張性工作的汙名，反而提醒男性從業者在工作時從事安全性行為，就同 Ryan（男師）的解釋：「當然要安全，我才拿你多少錢?!」即便如此，性工作強大的汙名效應，卻能隨意將男師與「危險」性行為畫上等號：

別人眼裡認為我們的工作很髒、很複雜……可是我們比客人更擔心自己的健康……但是大家……只會覺得說你客人越多，（得病）風險就越高，好像約砲約再多都不會有事，但男師做一次就會出事，是不是很可笑……

換言之，男師不/值得慾望的身體，說明同志正典對可慾身體的定義，同時，也解釋常規同志親密預設，如何透過排除「不良」的身體，以便保有自身的純淨與正當性。因此，同志社群對男師的汙名想像，非但沒有挑戰社會對男同志病理化的歧視，反而不公地再製男同志（按摩師）為危險、疾病的傳染源，並透過「約炮從寬、執業從嚴」的危險認定標準，合理化同志正典對「偏差」性行為的道德管訓 (Huang, 2011)，進而鞏固常規同志情慾的親密關係政治：也就是情慾做為認同建構，不能拿來銷售，只能作為個人享受。

不同於過去研究指出性工作者如何透過社會推崇的性別價值如「好父親」(Padilla, 2007)、「好母親」(Dewey, 2011)以及「孝順的兒子」(Kong, 2009)，來修補職業所帶來的惡名，男師則會藉由「做功德」與「肉身菩薩」等在地通俗佛教語彙，轉譯「骯髒」、「污穢」的男男按摩為渡化苦難眾生的「積善」行徑，進而與工作中的汙名做協商：

我有一位客人因為真的太胖.....洗澡洗不到下面，經年累月累積到有一層白色的膜.....我撥開(白色薄膜)當下的那一剎那，就聞到味道，就啞，很像被卡車撞到.....臭到一個境界，想像它是屎味、汗臭味、狐臭、尿騷再加很久沒有洗澡的那種(味道).....發酵中和在一起.....直接衝腦到我的整個頭皮發麻.....當下覺得自己怎麼這麼賤，要做這種工作.....但你也覺得他(客人)也真的可憐，就覺得為什麼(因肥胖)生活都困難了，還要負擔身上臭這件事情.....想想自己真的是肉身菩薩在做功德.....會找我們(男師)的通常是找不到情人，雖然客人給錢，我們也是辛苦在工作.....肉身菩薩也是要用錢供養，供養我們讓你可以讓你祈求，讓你在生理跟心理得到慰藉.....但法律上有什麼好講的？就說你是做黑的，就犯法阿.....

在佛教文化脈絡下，做功德鼓勵「助人行為」的積善美德，提倡想要收穫必須先付出，「廣種福田」則能夠獲得更多福報 (丁人傑，1998；Salguero, 2013)。然而功德累積並不容易，就如同在田裡辛苦耕種需付出勞力（「種福田」一詞的喻意，Walsh, 2007）；對男師而言，做功德的過程不但吃力甚至猥賤，也唯有以菩薩般的慈悲心腸，才能承受「以身度化」苦難眾生的艱難。因此，「肉身菩薩」、「做功德」不但透露男師身體工作的困難度與專業需求，如何因性工作的汙名而被忽略 (Twigg, 2000)，也說明男師如何理解自身工作不只是情慾銷售，更是撫慰邊緣身

體的照顧實作，讓辛苦的身體能（短暫）不再孤單、難受。男師們在面對污名指控時，藉由賦予男男按摩專業操演外的「良善」立意，換取他人對自身工作的理解，並正當化從業動機，同時，也試圖挑戰身體工作所帶來的污名效應。儘管如此，即便男師希冀透過挪用社會所推崇的價值，以求自身工作能夠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但，此舉仍有其侷限，尤其當社會的道德分類與標準，並不包括性工作所表述的語彙時，也就排除了男男按摩從業者獲得讚許與社會認可的機會 (O'Neill,2001)。再者，台灣社會對男同志病理化的想像，以及現階段法律上看似合法實則「娼嫖皆罰」的「廢娼狀態」（陳美華，2014:343），也進一步限縮男師的協商空間，讓做功德成為從業者的自我安慰，而非實質贏得社會對男同志性工作的接受與理解。

## 五、 結論

本文探討男男按摩的身體工作，剖析男同志性工作中身體情感的複雜互動，說明男男按摩不只是情慾銷售，也是感同身受的照顧工作。筆者提出女性主義身體工作分析觀點佐以身體研究對感知身體的探討，試圖對現有男性性工作研究做出三點貢獻。首先，筆者將既有男性性工作者對身體工作的分析範疇，延伸至尚未被充分討論的「親密勞動」以及「身體情感親密連結」，補足現今文獻聚焦在分析「美學勞動」與「身體情感劃界機制」上的不足。這也提醒我們探討男男按摩時，身體工作與親密關係兩者缺一不可，而男師的勞動經驗不但涉及身體與情感的邊界治理，也會因身體感觸而衍生出具創造性意涵的親密跨界與連結。

其次，透過感知的身體，本研究說明男男性交易中身體情感親密連結的發生機制，闡述身體在親密關係商品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進而挑戰性工作只是性與金錢的交換，複雜化性交易中金錢與親密關係的互動關係。透過感知的身體，筆者也闡述男男按摩如何成為感同身受的照顧工作，讓老、殘、病、醜的身體，擁

有被剝奪的性存有空間，(暫時) 跨越常規同志情慾的身體規訓與親密藩籬，同時，也呈現男男按摩專業操演外的道德意涵 (如「做功德」)，以抗拒男男性工作所遭受到的不公歧視，揭示因汙名而被忽略的專業身體工作 (如，「肉身菩薩」)，進而補充男男按摩所座落的在地文化脈絡。

再者，身體感知也乘載著社會文化期待，解釋身體如何成為巨觀與宏觀間的重要建構媒介，而男男按摩的身體工作則「體現」隱身在男同志常規情慾背後的親密預設與社會排除，揭示同志正典的情感經濟，如何決定誰的身體，不/具備親密實作的資格，並透過情慾的排「外/壞」條款，合理化對不良身體的控管，以保有自身的純淨與正當性。

分析層次上，筆者說明身體與情感如何交織共構男師的工作倫理，並將「親密關係」與「身體工作」同時帶回男性性工作的分析範疇。透過感知的身體，本文進一步概念化男男按摩中的親密感觸，回應近期學者試圖捕捉性交易中身體意義生產的不/一致性 (Hardy, 2013; Walby 2012)，並說明身體如何鑲嵌權力規訓與創造性意涵，體現社會結構如何被經歷與被感受。又，藉由男同志性消費場域分析常規同志情慾的情感經濟，本文具體勾勒出同志正典如何與不同的社會範疇 (如 性、年齡歧視、經濟條件以及「強迫式身心健全」) 攜手合作，打造「快樂」酷兒的國度，並驅逐「不快樂」的身體，拔除資格不符的住戶，至於沒錢、沒資源的邊緣弱勢性少數，則早已被排除在同志親密公民權的藍圖規劃之外。因此，本研究建議：現有相關政策，應再思考目前性交易「看似專區合法、實則娼嫖皆罰」對於社會弱勢族群親密實作的具體影響與邊緣化效應，認可性工作提供邊緣性少數被剝奪的性存有空間 (Kulick and Rydstrom, 2015; Liddiard, 2014)。此外，透過男男按摩初探邊緣身體的親密需求與實作方式，筆者也希冀未來研究能進一步思考，除了性工作外，國家福利體制應積極提供哪些資源與環境，多元且具體地協作邊緣的族群 (如，低社經地位重度身、心障礙者) 發展自身親密實作的能力，並享有生命應有的樣貌與基本尊嚴。

## 參考文獻

- 丁仁傑 (1998) 〈文化脈絡中的積功德行為以臺灣佛教慈濟功德會的參與者為例, 兼論助人行為的跨文化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5:113-177。
- 方剛 (2009)《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王增勇 (2011)〈跨越世代相遇:看見「老年男同志」〉,《生命教育研究》,3:169-23。
- 呂思嫻、邱大昕 (2011)〈是按摩也是管理:探討女性視障按摩師如何維持勞動時的身體疆界〉,《身心障礙研究》,9:253-265。
- 何春蕤 (2001)〈自我培力與專業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1:1-54。
- 吳翠松 (2003)〈酒店男公關之研究〉,何春蕤編《性工作研究》,95-144。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林純德 (2009)〈成為一隻「熊」:台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型塑與性/性別/身體展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6:57-117。
- 陳美華 (2006)〈公開的勞務,私人的性與身體:在性工作中協商性與工作的女人〉,《台灣社會學》,11:1-55。
- 陳美華 (2014)〈性工作治理及其排除政治〉,陳瑤華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年》,343-379。台北:女書文化。
- 傅大為、成令方 (2004)〈初論台灣泌尿科的男性身體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3:145-204。
- 蔡炳峯 (2016)《邁向「紅牌」之路:台灣 Gay Spa 男師的身體工作與情/慾勞動》。世新大學性別所論文。
- 趙彥寧 (2008)〈往生送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搬家續探〉,《文化研究》6:153-194。
- 謝碩元 (2014)《暗夜裡的白日夢:酒店男公關與我們的異世界》。台北:時報出版。
- Ahmed, S. (2010)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lcano, M. (2016) *Masculine Identities and Male Sex Work between East Java and Bali*. London: Palgrave.
- Berlant, L. (2011) *Cruel Optim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E. (2007) *Temporarily Yours: Intimacy, Authenticity, and the Commerce of Se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imbi, D. and Koken, J. (2014) Public health policy and practice with male sex workers. In Minichiello, V. and Scott, J. (eds) *Male Sex Work and Society* (pp.199-222).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 Blackman, L. (2008) *The Body: The Key Concepts*.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ris, E. and Parrenas, R. S (eds) (2010) *Intimate Labors: Cultures, Techn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Ca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dley-Engen, M. (2009) *Naked Lives: Inside the Worlds of Exotic Dan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rents, B., Jackson, C. and Hausbeck, K. (2010) *The State of Sex: Tourism, Sex and Sin in the New American Heartl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J. (2004)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Verso.
- DeMarco, J. (2007) Power and control in gay strip clubs. In Morrison, T. and Whitehead, B. (eds) *Male Sex Work: A Business Doing Pleasure* (pp.111-127).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 Despret, V. (2004) The body we care for: Figures of anthropo-zoo-genesis. *Body & Society*, 10 (2-3):111-134.
- Dewey, S. (2011) *Neon Wasteland: On Love, Motherhood and Sex Work in a Rust Belt Tow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scoffier, J. (2003) Gay-for-pay: straight men and the making of gay pornography. *Qualitative Sociology*, 26(4): 531-555.
- Frank, K. (2002) *G-Strings and Sympathy: Strip Club Regulars and Male Desi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imlin, D. (2007) What is 'body work'?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ociology Compass*, 1 (1): 353-370.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ancock, P, Sullivan, D. and Tyler, M. (2015) A touch too much: Negotiating masculinity, propriety and proximity in intimate labor. *Organization Studies*, 36 (12): 1715-1739.
- Hardy, K. (2013) Equal to any other, but not the same as any other. In Wolkowitz, C., Cohen, R. Sanders, T., and Hardy, K. (eds) *Body/Sex/Work*, (pp43-58). London: Palgrave.
- Hemmings, C. (2005) Invoking affect: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ontological turn. *Cultural Studies*, 19(5):548–567.
- Hoang, K. (2015) *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su, Y.-F. (2012) *Sterilizing society: social order and policing sex work in Taiwan*.

-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4(2):272-286.
- Huang, H. (2011) *Queer Politics and Sexual Modernity in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S. and Scott, S. (2007) Faking like a woman? towards an interpretive theorization of sexual pleasure. *Body & Society*, 13(2): 95–116.
- Jones, J. and Pugh, S. (2005) Ageing gay men: lessons from the sociology of embodiment. *Men and Masculinities*, 7(3):248-260.
- Kong, T. (2009) More than a sex machine: accomplishing masculinity among Chinese male sex workers in the Hong Kong sex industry. *Deviant Behavior*, 30(8):715-745.
- Kulick, D. and Rydström. J. (2015) *Loneliness and its Opposite: Sex, Dis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Engageme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aing, M, Pilcher, K. and Smith, N. (eds). 2015. *Queer Sex Work*. London: Routledge.
- Liddiard, K. (2014) I never felt like she was just doing it for the money: disabled men's intimate (gendered) realities of purchasing sexual pleasure and intimacy. *Sexualities*, 17(7): 837-855.
- Logan, T. (2010)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exual behaviors, and male sex work: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5):679-704.
- Love, H. (2008) Compulsory happiness and queer existence. *New Formation*, 63:52-64.
- McRuer, R. (2006) *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cRuer, R. and Mellow, A. (eds) (2012) *Sex and Disability*. Durham: University of Duke.
- Minichiello, V. and Scott, J. (eds) (2014) *Male Sex Work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 Morrison, T. and Whitehead, B. (eds) (2007) *Male Sex Work: A Business Doing Pleasure*.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 Oerton, S. and Phoenix, J. (2001) Sex/bodywork: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Sexualities*, 4 (4):387-412.
- O'Neil, M. (2001) *Prostitution and Feminism: Towards a Politics of Feeling*. Cambridge: Polity.
- Özbay, C. (2010) Nocturnal queers: rent boys' masculinity in Istanbul. *Sexualities*, 13(5):645-663.
- Padilla, M. (2007) *Caribbean Pleasure Indus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terson, M. (2007) Affecting touch: towards a felt phenomenology of therapeutic touch. In: Davidson, J., Bondi, Smith, L. M. (eds) *Emotional Geographies*

- (pp.161-176). Aldershot: Ashgate.
- Potts, A. (1998) The science/fiction of sex: John gray's Mars and Venus in the bedroom, *Sexualities*, 1(2):153-173.
- Povinelli, E. (2006) *The Empire of Love: Toward a Theory of Intimac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anders, T. (2005) 'It's just acting': Sex workers' strategies for capitalizing on sexuality.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12(4):319-342.
- Salguero, P. (2013) Fields of merit, harvests of health: some notes on the role of medical karma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Asian Philosophy*, 23 (4):341-349.
- Skeggs, B. (2002) Techniques for telling the reflexive self. In May T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tion* (pp.349-374). London: Sage.
- Stout, N. (2014) *After Love: Queer Intimacy and Erotic Economies in Post-Soviet Cub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wigg, T. (2000) Carework as a form of bodywork. *Ageing and Society*, 20 (4): 389-411.
- Warhurst, C. and Nickson, D. (2009) 'Who's got the Look?' Emotional, aesthetic and sexualized labor in interactive services.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16(3): 385-404.
- Walby, K. (2012) *Touching Encounters: Sex Work and Male-for-Male Internet Escor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eks, J., Heaphy, B. and Donovan, C. (2001) *Same Sex Intimacies: Families of Choice and Other Life Experiments*. London: Routledge.
- Weitzer, R. (2009) Sociology of sex work.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213-234.
- Witz, A., Warhurst, C. and Nickson D. (2003) The labor of aesthetics and the aesthetics of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10: 33-54.
- Wolkowitz, C. (2006) *Bodies at Work*. London: Sage.
- Wolkowitz, C., Cohen, R., Sanders, T. and Hardy, K. (2013) *Body/Sex/Work: Intimate, Embodied and Sexualized Labor*. London: Palgrave.
- Zelizer, V. (2000)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Law and Social Inquiry*, 25 (3): 817-848.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vely unexamined topic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corporeal and affective dimensions in male sexual labor,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intimacy in the bodywork of erotic gay massage in Taiwan. It is suggested that a framework grounded in a feminist bodywork paradigm and complemented by affective embodiment fruitfully captures how intimacy is lived out during commodified same-sex engagements. Drawing up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4 male-for-male masseurs, the analysis examines two prominent servicing features of gay massage: crafted intimacy and unscripted care. Wherea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boyfriend experience’ built up through tactile encounters, the latter regards erotic services as caring practices for the socially vulnerable, adding a moral dimension to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gay massage in Taiwan.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corporeal and affective dimensions are inseparable in understanding male sexual labor. Further research can benefit from more attention to somatic affection in the interplay between bodywork and intimacy in gay sexual commerce.

**Keywords:** affective embodiment, bodywork, erotic gay massage, intimacy, socially vulnerable bodies